

國際事業的推手—— 國合會秘書長陳連軍系友專訪

林佩蓉



2009/2/12 攝於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秘書長辦公室

「我覺得四年大學生活中最快樂的時光，就是晚上在系館讀書的時候，系館旁邊有四棵梔子花，晚風吹拂傳來陣陣花香，氛圍相當靜謐閒適，有一種『少年不識愁滋味』的感覺。」

人生驛站——歷史系

民國 59 年進入中興歷史系的陳連軍學長，是本系第三屆系友，提到大學時期，他開心的說了幾個死黨的名字，在那物質條件不豐富的年代，他與幾個死黨一起，生活過的多采多姿。

「這是我們當時的照片，裡面有我以及死黨謝榮樹（聖人）、楊清耀（老兵）、還有任育才老師，跟當時班上成績最好的同學——李葉。



（左到右）陳連軍、謝榮樹、楊清耀、任育才教授、李葉
| 陳連軍秘書長提供

謝榮樹又叫『聖人』，這稱號是從高中帶過來的，他高中就讀的是新竹一間比較後段的學校，但他非常用功，上課時正襟危坐聽講，下課時同學在一旁玩鬧，他仍然在座位上自習，同學非常佩服他，因而有此綽號。上大學後，我們輾轉得知此稱號，便跟著叫；楊清耀綽號『老兵』，因為他考上興大歷史系時已經快三十歲了，是當完兵後，一邊工作一邊補習，花了七年的時間才考上。」

對同學的綽號來歷如數家珍，陳連軍學長得意的說，當年他們辦過的活動、玩過的遊戲，可不比現在來的少，像是辦舞會、創辦系刊、經營系學會，以及參與運動會等。

那時的系刊形式類似報紙，有兩大張，隔月發行，由陳連軍和薛績嘉、葛萱萱等幾位同學一起編輯。內容多以歷史研究的文章為主，另外也編入系上同學的文學創作，如新詩、散文等心情抒發。

陳連軍學長說：「那時每系都會有自己的系學會，學校也有學生會，並且舉辦選舉。那個時候的系學會活動不多，就是籌辦舞會、系刊等。系刊是由系學會方面出資，班上同學幫忙編輯。當時系學會會長是黃穎永，比我們高一班，成績相當優秀，曾擔任過班代、系代表、系學會會長，並且還沒畢業就通過高等檢定考試，聽說他畢業後到行政院新聞局工作。我當時玩得滿兇的，所以沒有擔任學會幹部，不過有事也會一起幫忙。」

在學校打工是許多中興學生的共同回憶，陳連軍學長也不例外。陳連軍學



謝榮樹、陳連軍和轉到森林系的李堅白
魚池合影 | 陳連軍秘書長提供

長還透露，當時的課外活動輔導組老師對他很好，總是分配一些雖然比較辛苦但是工資比較高的工作給他，例如清理老師宿舍的垃圾堆和校園水溝等。因當時規定每人工讀薪資不得超過六百元，但是像挖水溝這種辛苦的工作，工資是一般的兩倍，而且不受六百元上限的限制。陳學長還曾參加挖魚池的工程，一挖就是整個暑假，手都用破了。

「當年的魚池後面有一個小棚子，還有一個小房子是工讀生住的。那時學校後面有一條小河，教師宿舍就在小河旁邊，我工讀負責處理教師宿舍的垃圾，處理完後，就倒到河裡去。」

除了同學，系上學長姐與學弟妹間的互動良好。即所謂學長的制度，高年級派學長來照顧學弟妹，一、二屆的照顧人由指派產生，到了第三屆，體制漸漸健全之後，改為抽籤方式產生，類似現今的家族制。

「孫若怡是高我一屆的學姊，我們在大學時代就已經蠻熟了，我跟那一屆的學長姐還比跟我們班的熟，跟第一屆其實也滿熟的，像是羅麗馨、黃寬重等。我最佩服黃寬重的，就是他真的非常用功，連每次期中、期末考完之後，大家都會相約到外頭狂歡，他還是會到系圖書館看書。我曾為了要確認這項傳言還親自於期中考後到系圖去看書，他果然在那裡，真是令人佩服。」

大學課堂上發生的趣事，有些還深深烙印在陳連軍的腦海。「教西洋通史和美國史的陳驥老師，他當時在第一堂課上說『我的習慣就是每年要當五位女生』，我們男生聽了心中暗自竊喜，所以他後來開美國史的時候，男生都趕快去修。

另外就是上英文課的時候，授課老師是愛爾蘭籍的 Mr. Burke，他上課習慣是開場要先數落英國人一頓，罵完心中覺得暢快再開始上課。最好玩的一件事是，當時有一位教授國父思想的老師，開學時跟學生約法三章，每堂課必點名，一次沒到 70、兩次 60、第三次就再見，後來班上有一位女同學，從開學就翹課並找男生代為點名。有一天她忽然心血來潮去上課，點名時老師嚇一跳並質問『你到底是男生還是女生？』，事情出包之後就被當了。」

大學畢業後，國內歷史研究所很少，競爭相當激烈，幾經考慮後，陳連軍學長選擇了當兵，因為當兵退役後出國深造也比較方便。但沒想到一退役就找到工作。有工作之後，接著就與太太認識，不久就結婚了，留學夢也因此破滅，只好專心投身工作。



謝榮樹、楊清耀、陳連軍
魚池合影 | 陳連軍秘書長提供

因緣際會的外交之路

目前任職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(簡稱國合會)秘書長的陳連軍學長(國合會網站, <http://www.icdf.org.tw/chinese/index.asp>), 從歷史系進入外交領域的過程相當特別。一開始, 他並不知道歷史系可以參加外交特考, 因此雖然對外交有興趣, 倒也沒多去嘗試。當兵退伍後被推薦到國民黨地方黨部工作, 工作地點起先在台中縣和平鄉, 後來調任到沙鹿鎮。待了三年多, 有一天吃早餐的時候, 看到報上刊登外交特考廣告, 裡頭清楚寫到大學文學院畢業生即符合報考資格, 遂興致勃勃地報名赴考。

「我會去參加外交特考, 是因為原本就對外交工作就感興趣。中興畢業前, 曾詢問過陳驥老師的意見, 我問他如果我想從事外交工作或對外交事務有興趣, 可往何處發展。老師給我的建議是『那你就去考外交研究所啊!』但我對於自己能考上外交研究所沒抱甚麼期望, 而且原本以為外交特考需相關系所畢業才能參加, 所以看到簡章上的報名資格欄寫著『大學文、法、商學院畢業』, 便喜出望外地趕緊報名並且買書準備。花了兩、三個月歷史系學生的讀書功力, 就考上了。」

他民國 68 年考上外交特考並接受訓練, 69 年進入外交部工作。起先是在領事事務處護照科, 71 年外放到奧地利, 76 年調回外交部擔任歐洲司科長, 後來又陸續派到我國駐奧地利及德國等地代表處擔任秘書、組長、副代表的職務, 89 年調回外交部擔任歐洲司副司長, 92 年出任馬紹爾大使, 最後在 96 年回台並於 97 年接任國合會秘書長。工作經歷完整豐富。

由於外交是一項人對人的工作, 雙方交流時, 了解對方國家的文化背景相當重要, 而且被視為是基本素養。史學訓練使得他在蒐集相關資料, 閱讀、理解上較容易上手, 像是駐奧地利時, 便與當地人談論奧匈帝國的輝煌紀錄; 駐德國時, 與他們討論神聖羅馬帝國、東西哥德、三十年戰爭等歷史。皆能引起對方的興趣、並且獲得好感。

陳連軍學長回憶:「大學時代, 系主任王天民老師曾對我們說『其實歷史系是大學裡最好的一個系, 因為它進可攻、退可守。』40 年之後, 我深感認同。因為它提供的可能發展途徑是相當的廣闊, 如專業史家、擔任教職、或是到公家機關任職、從商等各種選擇。與人交往互動時, 史學訓練的背景提供了相當大的優勢, 所以我想歷史系的同學應該要對自己的前途有信心, 只要在學

時紮下穩固的基礎，對將來絕對有加分作用。」

學會讀書，學會玩

陳連軍學長是到奧地利之後才開始學習德語，當時外交部有一項政策，若派駐外地的使節需要進行外語學習，政府會補助相關的費用。駐奧代表處，就用這筆費用請了兩位老師進行德文教學，學員除了他之外，還有代表處的同仁、幾位眷屬。請來的德文老師一位是僑居德國的僑胞，主要負責一些基本語彙、生活會話；另一位則是奧地利當地的老師，他負責的內容是文法的觀念。

「我覺得語言是一種邏輯思維的表現，但實際上練習很重要。我以前在高中時期，英文程度滿爛的，高三時有一位英文老師聽我說想要考大學，先哈哈大笑然後跟我說『你現在要重頭開始唸已經來不及了，我教你一個投機的方法，就是把課文整課背起來。』因為我從家裡走路上學要花差不多一小時左右的時間，高三整整一年，我把老師上課的課文全都背下來。後來聯考時英文考了62分，連我自己都不相信，我本來還以為會只有個位數而已。」學德文陳連軍學長也發揮了「背書」精神，背下文章之後，單字、文法、句型結構等等概念都已具備，尤其德文本身是一種邏輯性強的語言，語法非常固定，背了一個句子後，便可以替換、套用相關的句型。

提到目前大學生對畢業的焦慮感，學長說他們畢業的時候，也曾感到徬徨。「我覺得畢業時徬徨是難免的，但有幾點建議可以給學弟妹們參考，一是隨遇而安，二是全力以赴，三則是機會要靠自己創造。

你不能只是在那邊等待。各種公職考試都可以去嘗試看看，這是退可守的部份，相較之下，學術是進攻的部份，但難闖出一片天。走公務體系是比較安全的規劃，但要做萬全的準備。像高考或是國家特考，這些政府每年都會舉辦，考試內容歷史系也多有涉獵，有必要的話可以去補習班加強一下。我那時的外交特考分三個階段，第一階段是國文、英文以及英語口試，通過之後才進入第二階段，專業科目考憲法、國際政治、國際公法、外交史等，現在或許科目有所差異，但如果你有受過史學訓練，你會比較清楚內容的重點在什麼地方，這是我們歷史系學生的優勢！

要主動注意各類考試的舉辦時間，並且要選擇與自己興趣較合的考試，如果只是為了生活而去謀職，那就比較沒有意思了。我覺得能夠將自己的興趣與

未來的工作結合，那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了。



2009/2/12 攝於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秘書長辦公室

在畢業之前，自己也要思考一下未來規劃，很多事情是冥冥中注定的，就不用害怕，當然自己要做好準備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加強自己的語文能力。現在的語文像是英文如果能學得很好的話，無論是謀職或是創業對於自己都是一大加分。

就現在的環境而言，尤其是台灣，國際化趨勢相當明顯，具備國際通行的語言的能力，便顯得相當重要。在很多的面試中，考官也許不會在意你在校時專業科目的分數如何，但一口流利的英文卻可能讓你脫穎而出。其次，就是把自己的語文也就是「國語」學好，語言基本上是一種邏輯的表現，並不是說每個人都會的『講話』。在任何場合中，會不會講話就可以看出一個人的邏輯程度。

一個人講話如果語無倫次、沒有重點，那麼做起事來一定也亂七八糟。說話要有邏輯、講出重點讓別人能夠清楚的理解你所要表達的想法，這才是重點所在。

另外就是就業考試，如果已經立定目標，清楚自己的志趣在某一領域，那麼就努力地朝目標前進；如果志向尚未明確，那就要想辦法好好充實自己，像語言方面、文學方面等。身為歷史系畢業的我們，對文學要有一些概念，講話才會文雅、漂亮嘛！這些是與人來往時重要的小細節。

我在歐洲的時候，歐洲人是很注意你的言談舉止，從而觀察你的文化素養大約是什麼程度，如果你讓他覺得很有內涵、教養，他就願意跟你來往，如果你讓他覺得很膚淺、沒什麼文化，連你要請吃飯他也不見得願意接受。所以我覺得要將自己訓練成講話很得體、能流利使用英文，這樣大概就可以立於不敗之地了。」

陳連軍學長給學弟妹的建議總結為二點：好好玩與好好念書。其中好好玩又比好好念書重要，但他並不認同現今以「宅」在電腦前的玩樂方式。

「無論是跳舞、運動、或是到街上逛逛、還是喝酒喝到醉也好。我以前最好的朋友就是聖人，他很喜歡吃螺肉，我常陪他到忠孝夜市，炒一盤螺肉、喝一杯米酒。當時最大夜市是中華夜市，但到那邊要搭公車，不是很方便，加上學生沒太多閒錢，忠孝夜市就足以打發我們了。」

剛上大學時，大家都不太會喝酒，但為了想要學喝酒，就去買小瓶的台灣高粱跟可樂摻著喝，配一點小菜，覺得自己很像文人。喝完酒就搖搖晃晃的回宿舍。

台中對我而言也有一份特殊的情感在，大學是在台中念的、第一份工作也是在台中、跟太太也是在台中認識，淵緣頗深而且我也很喜歡那邊。退休之後我打算居住在台中這個城市。」

陳連軍學長感性的說著，依稀之中，彷彿又回到了梔子花香相伴，夜闌人靜中夜讀的二十歲。



歷史系 40 周年